

厚
黑
學

打破厚黑學



打破厚黑學

馮兩努著

書名：打破厚黑

作者：馮兩努

責任編輯：林國良

封面設計：李國良

攝影：杜國良

出版：明窗出版社

發行：明窗出版社

香港柴灣嘉業街十八號明報工業中心A座十五樓 595 3215

台灣總代理——淑馨出版社

新加坡、馬來西亞總代理——商務印書館新加坡分館

印刷：天時印刷有限公司

出版日期：一九九四年六月

定價：每本港幣二十五元

出版書號：94AK069

ISBN 962 - 357 - 656 - 0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序

愚見認為，人類要面對的最大難題，是人與人之間的妒忌心。當一個人征服了自己的妒忌心時，他的事業便會突飛猛進。不過，征服妒忌心的過程，是漫長且迂迴曲折的。

近年來明白了要征服妒忌心這個道理之後，人便變得開朗；回頭看看別人遭妒忌心牽扯而煩惱痛苦，益發覺得自己生活得更為快樂。

最初觀察到人有妒忌心，相信是讀小學的時候，那時已發覺人人也有一種天生的競爭心態。因為人人的好勝心極強，爲了爭勝，有些人閉門苦讀；有些人用旁門左道的手段，比如賽跑前讓你吃些瀉藥，又或者扯你衫尾，又或者來一記絆馬腳等等。

當競爭對手成長後，就不能再用幼稚的手段，而採用心理戰。比方說有些考第一的同學，他們心中明白，如果讓人知道自己每晚是通宵苦讀才可考第一的話，只要別人

一樣勤奮苦讀，自己名列前茅的地位便不保了！於是乎，爲了保持自己的地位，便只好來個心理恐嚇，說自己天生聰明，次次撞彩，甚至晚晚打麻將……

我自問是一個好學的人，屢次向比自己成功的人士請教成功之道，結果除了碰了一鼻子灰之後，更令自己信心大降。究竟我是不是天生蠢鈍一點呢？

讀書的時候，同學們爲了考第一，已各出奇謀施用心理戰；工作的時候，同事間的競爭更厲害了。最陰毒的人，是一些有目的地誤導別人的人，他們令你信心降低之後再玩弄你。我經過多年來觀察所得，那些愛玩弄手段的人，成就始終不高，原因是他們工作時沒有全力投入，反而將精神心血錯誤地浪費在算人誤人的途徑上；而那些「傻裏傻氣」的人，卻能夠百分之一百集中精神在工作上。試問在長途賽中，一個百分之百投入工作的人，和一個五十分工作，五十分說是非故弄玄虛的人來比較，那一

個是最後的勝利者呢？

有智慧的人，看到的是長遠目標，寧願吃多一點眼前的苦，也要把困難克服，因此之故，他們不屑攪短期的成績，更不屑虛榮和功名。在痛苦的時候，我不禁想起一位古人說：「橫眉冷對，低眉自許，口嚼黃蓮不覺苦。」

在吃苦的同時，我也不禁問，究竟自己為甚麼碰釘呢？原來在於思想的錯誤，而錯誤的因由是受到古人一些不正確的觀念影響。古書中誤人的東西不少，但影響最深的是「厚黑學」這個觀念，厚黑學是一種媚俗的低級思想，好像賣鴉片烟一般，市場是有的，但卻誤導世人。因此我也不敢妄自菲薄，大膽寫些文章來推翻李宗吾的酸歪思想。

中國人之所以窮，原因是被妒忌心牽扯，香港能夠在這幾十年間創造出令世人讚嘆的驕人成績，過程其實非常簡單。

最初的時候，我們聽到某某人發達了，心中總說：「他的父親運毒，媽媽是妓女……」諸如此類的惡毒說話，而這種思想封閉了我們的學習心態，結果是自毀了學習別人成功的機會。近年當我們聽到某某人發達，就會立即去找他的自傳來讀，研究爲甚麼他可以成功我卻不能呢？在虛心學習底下，令我們不斷進步。

事實上，今日香港人的財富，不是從地下挖出來的，更不是天上掉下來的，而是我們的思想隨着時代而轉變，令我們能靈活處事，這種改變更是一種取之不盡的源頭。令思想改變的首要條件，是將自己的妒忌心征服。讓我們努力吧！

馮兩努

目錄

- 一、厚黑學說誤導世人
- 二、迷信論點門志下降
- 三、打破謬誤一飛沖天
- 四、捨短取長有助發展
- 五、順應時勢成功在望
- 六、跳出歪論事業飛躍

一、厚黑學說誤導世人

厚黑學這本書，是距今五六十年時由一位叫李宗吾的四川人寫成的。自此以後，厚黑學一舉成名，變成了中國人文化的一部分。

厚黑學真的是李宗吾破天荒的見解嗎？在李先生較早一點的時候，美國人也出現了一種類似厚黑學的知識。大概在一九一二年，一位美國年輕人，名叫卡內基（Dale Carnegie），在紐約青年會內教人演講，又透過演講而闡述成功背後的人際關係技術。卡內基先生的智慧，變作了一種學說，影響了美國的文化。

卡內基的人際關係，是一種正面的技術，發揚人類的至善至美，但一傳到了中國之後，卻變成了厚黑學，是一種至奸至惡的邪術，真可惜。

戰國時代，齊國有一位外交家，名叫晏子，他奉命出使楚國，齊楚當時處於對立狀態。楚王有意捉弄晏子，飲宴的時候，官員抓來一個犯人，一問之下，原來犯人是從齊國來的新移民，楚王很傲慢地問晏子：「齊國的人，喜歡偷竊嗎？」晏子是一位幽默而靈活的外交家，他不慌不忙地說：「我聽聞淮河以北有一種橘子（橙），味道甜美，但將橘子樹搬到淮河以南種植，所出產的橙，變成了又乾又酸的枳（音只）。」為甚麼呢？晏子言下之意是，那人在齊國是好人，但到楚國卻變

成壞人，是環境的問題罷了。同樣的道理，卡內基的人際學技術，到了中國，卻成了厚黑學。

厚黑學是一門成功必修科，在商場上如果沒有好的人際關係技術，註定會吃虧的。但如果我們用一種負性的心態去學習厚黑學，我們過得了良心這一關嗎？

二三十年前，當我們聽到某某人發了達，我們第一個反應是，他的祖父賣假藥；他的父親走私運毒印假銀紙。但到了今天，我們再聽到某某人發了達，我們便立刻找他們的訪問文章或書本來看，研究他為甚麼會發達。以前的心態是排斥和妒忌，現在的心態是壓抑妒忌心，然後努力學習。

香港這處地方，連食水這種基本資源也沒有，但外國人卻說本港遍地黃金，真的嗎？當然不是，我們有的是一種憤發向前的精神和心態，我們的生命力是競爭和學習。看到你成功了，我不怕落後；因為我知道，只要我肯學習，加倍努力和你競爭，我便會同樣地成功。於是乎，一種努力競爭的環境和氣氛便出現了。

百多年前，中國貧窮和落後，很多沿海的中國人，都往外國移民，但幾十年後，搬到東南亞的移民，變成了銀行家大商家，但搬到美加歐洲的呢？卻頂多是餐

館洗衣館的老闆，爲甚麼呢？是心態的框限罷了。同樣道理，如果我們將「厚黑學」誤信以爲是奸邪之道，抽身而出，不好好學習，必定損失機會。

我所認識的厚黑學，和李宗吾先生的有很大的分別。重要的分別，是心態上的不同，李宗吾認爲，成功之道要厚着臉皮，黑着心子才可以成功，但我在社會上打混了十多年，得出來的經驗卻不同。

我認爲謀生之道，不但厚着臉皮，還要硬着頭皮，咬着唇皮，打落了門牙也要和血吞下。在江湖上和人鬥爭，就算被鬥垮了，也要站着來死，精神永不倒下去。單是厚着臉皮去謀生，是不足夠的。我的厚字訣，是要功夫深厚，這種功夫，是實際關係的技術，也是工藝方面的技術，比方同事甲的打字時間是十分鐘，我要跑贏他，要吸引老闆的注意，有兩個方法。下三濫的技術是斬斷了他的手，池裏無魚蝦公大。甲君不能打字了，我的技術真的是天下無敵嗎？撇開了這種心態，爲甚麼我們不謀求個人的進步呢？當自己練好了技術，功夫深厚了，超越了甲同事的十分鐘紀錄，不是很好嗎？我們試想想，自己謀求進步容易呢？還是害人容易些呢？

練好功夫，讓自己的技能更深更厚一點，是我喜歡這個厚字的基本心態。除了

厚之外，又要黑。李宗吾說的黑，是黑着心子，埋沒了良心，這真是天大的誤會。發達的人，起步的時候，真是單單爲了錢嗎？他們最初是看到了一種理想，將理想變成具體的工具，改善民生。最初的時候，每個人的心也是「不黑」的，唯一黑的，是爲了個人的理想，烏天黑地，默默耕耘地奮鬥罷了。這個黑字，與其說是黑心，倒不如說成是一種單純的，專一的心態，黑色是最純，最沒有雜質的顏色罷了。

李宗吾的厚黑學，在五六十多年前有市場。因爲小說文章這種東西，是代表了時代的思潮，當時正值中國最黑暗，民族陷進了最悲觀的歲月中，當時的人在懷疑，中國民族究竟還有存在的價值嗎？李宗吾先生便借了美國卡內基先生的人際關係技術，剖析中國國情，他只是總結了當時人的心態罷了，沒有李宗吾的市場和人心思潮，是產生不出李宗吾的哲學。

到了今天，中華民族的歷史，少說也有五千年了。在這五千年中，今天的中國人最神氣。在中國歷史裏，太平的日子不多，歷史上記載，只有西漢時期的文景之治；唐朝時代的貞觀之治和開元之治罷了。

文景之治包括文帝時的二十三年和景帝時的十六年；貞觀之治共二十三年，和開元期間的二十八年。在這幾十年間，也不是完全太平的。文景時代，有「七王之亂」，開元之治後，有「安史之亂」的大災難。中華民族歷史之中，很少出現一個二十多年太平盛世的日子，文化大革命之後到了今天，只是十五年左右罷了，中國人便建立出一個輝煌的成績出來，這頭沉睡的巨龍，還沒有完全醒來。現在的中國，好像只是巨龍伸了一個懶腰，動動尾巴（香港），伸伸手爪（沿海一帶的城市），他日中國發展了長江三峽的，移了沿海居民入內陸，重新征服祖先的內陸大平原，那時候中國巨龍才算真正醒來，對人類再作出有建設的貢獻。生存在這個積極的時代，我們一定要將負性的厚黑學變成正面一點。

學術上的名詞，是一種框框，一種阻人前進的心理障礙。當我們聽了名詞之後，特別是那些抽象的名詞之後，心靈上產生了一種我不及人的框限。比方說厚黑學，初聽的時候，嚇了一跳，不知是甚麼。當我們不明白的時候，有兩個反應，一個是尋根問底，找出原因，從找尋之中，我們掌握了知識和經驗，原來李宗吾所指的厚黑學，只是厚面皮和黑心肝罷了。經過摸索之後，因為我們掌握了從實踐中的

資料，我們便不再怕「厚黑」了，認為這只是一般人性的反應罷了！

但罪過的是，人的反應不一定是積極學習，很多人的反應是胡思亂想。好「思想」的人，有一種習慣，便是猶豫不決，這是懶的表現。厚黑學罪過的地方是提出了一種放棄的堂皇藉口。懶人說：「既然成功要埋沒良心，我為甚麼要犯罪呢？」李宗吾的學說，迎合了甘願放棄，處於迷惘的中華民族。在幾十年前，胡適、魯迅等人提出中國有前途的學術思想，哪有人會相信呢？同樣道理，如果我們拍一些無厘頭的電影，肯定大有市場，但無厘頭的電影，適合在迷惘的時代出現。現在中國充滿希望了，再拍無厘頭的東西，還有市場嗎？

機會已經出現了，如果我們仍然採用落後的觀念去迎接新挑戰，會成功嗎？更大的機會，還沒有到來，我們何不來個自我修練，實行練好心態，「學好功夫等運到」呢？

在這裏的厚黑學解釋和傳統的有分別。厚字是功夫深厚而不但是臉皮厚，黑字是專一明確而不單是黑心腸，至於學字呢？我的意思不是一種學術的名詞，而是一種動詞，一種向好東西學習的精神。

談及學習，一定要厚臉皮了。小孩子學習容易上手，原因是小孩子沒有偏見，我們年紀大了，想學東西嗎？首先要打破自己的傳統偏見，學習的時候，又怕別人見笑，因此，年紀越大的人越要厚着臉皮不怕別人笑才可以學習。

世界天天在變，天天有新知識，一天不學習，便會被淘汰出局，但越有知識的人越有偏見，越不肯學習，於是乎，便只有死硬地執着從前的光輝歷史來應付時代的變化了。現實是殘酷的，股票在七千五百點出了貨的人，現在身家便少了一截。聰明的人肯學習，不怕別人見笑，七千點出了貨，九千點入貨，再戰江湖。但可惜的是，我們太固執，又怕人家笑自己。要解決心理障礙這個問題，便要厚起臉皮來學習。

不要怕別人笑你，別人笑你的目標是令你害怕，不敢學習。你不學習便落伍，這是敵人盼望的結果。在今日急變的世界中，不接受新技術新科技，不厚着臉皮去打破過往的光榮去學習，一定會被淘汰的，我們要學習小孩子一般，不怕別人笑，厚着臉皮去學吧！

社會上崇拜的是創作，而不是抄襲，這是一種誤導了的思想。任何成了名的牌

子，開始的時候也是靠抄襲、模仿而變成了名牌，古老的說話是學習，現代語是創作。抄襲和創作，只是孖生兄弟罷了！

著名的作家魯迅，未出名的時候，是抄古代的碑文，從抄襲中汲取知識。名畫家張大千未發蹟的時候，是靠賣名家假畫維持生活的。我們第一步是模仿，好像寫書法一般，努力去臨帖，當我們學足一百分之後，學到和名家一般水準之後，再轉一轉方向，便是創作了。

我們不要被現代語所限，爲了只求創作而不肯去抄別人的東西，這是捨近求遠，幻想發夢罷了，哪一個天才，不是積累了幾十年的苦功才變化出來的呢？

天下文章一大抄，天下的時裝也是一大抄，天下的合約、樓宇圖則也是一大抄。十年前人壽保險起風雲的時候，保險經紀過檔時要簽一張合約，新公司爲了方便，說明原本公司和新公司的合約相同，只是招牌不同罷了！

想成功嗎？第一步是厚着臉皮去抄，但在抄之前，你要打破怕人家恥笑的心理框框，笑你的人明白，只要你肯捱苦，便闖出了門路，他們怕天才再生，只好在你起步時，罵你抄襲，罵你偷橋，在你未成形時將你罵死了。